

邊 境 海 鄉 烽 煙 餘 韻

金門 文學獎

——得獎作品輯一——



第21屆

THE 21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散文創作組

《雨水豐沛的那年》 張慧玲

《金門紅》 王錦芬

《兩蕊孤單的花》 許維民

——縣長序——

浯島文學獎從民國九十三年開辦以來，截至目前已經是第二十一屆，這二十一年來從一個海島地域型的徵文比賽，到如今深受各方矚目，朝向華人的文學獎邁進，文化局這些年來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浯島文學獎的舉辦，是金門縣文化局每年的重要工作，不設國籍的限制，提高比賽獎金，就是希望世界各地的華人作家，能將目光聚焦金門，提高金門文學的能見度，吸引更多鄉親及世界各地華人作家的參與。

本屆浯島文學獎曾在「聯合文學」雜誌及「金門文藝」雜誌刊登徵文廣告，並商請旅新加坡作家寒川協助，在印華日報及國際日報、印尼新報刊登廣告，因此投稿的來源除台澎金馬作者外，還有馬來西亞檳城、印尼、大陸浙江溫州等地華人來稿，透過各界大力推廣，今年投稿總收件數較往年提高不少。

福海在這裡要祝福所有得獎人，不管您是不是金門子弟，您書寫的作品，都有濃厚及深刻的金門元素，這是浯島文學獎和其他文學獎不同之處，希望能透過您的生花妙筆，讓金門被世界看見。

欣逢第二十一屆浯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結出版，希望更多人看到這些優秀文學作品，感受金門的浪漫風情，欣賞金門樸實之美，進而喜歡金門、愛上金門。

金門縣

陳福海

縣長 謹識

——局長序——

總獎金高達一百一十萬元的浯島文學獎，從今年六月一日起開始收件，到七月一日截止，總共收到長篇小說組十二件，散文創作組八十六件。經初審、複審到決賽，第二十一屆浯島文學獎得獎名單終於在九月四日出爐。

今年共收到九十八件作品，於七月二十四日舉行複審會議，長篇小說組聘請縣籍作家楊樹清、澎湖縣文化局副局長洪進業及金門文藝總編輯張姿慧擔任評審，篩選六件進入決賽。散文創作組則聘請縣籍作家洪春柳、洪玉芬及知名作家呂武志擔任評審，篩選十二件進入決賽。

決賽會議於九月四日舉行，長篇小說組評審由縣籍資深作家吳鈞堯、任教中正大學的作家教授王瓊玲、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負責；散文創作組則由金門文藝社長楊筑君、逢甲大學外文系教授莊坤良、資深編輯人傅月庵（林皎宏）等三人負責，兩組都經過一番熱烈評審、反覆討論，最後才作出決議。

長篇小說組採三年徵件一次，創作實屬不易，其中首獎方面，經評審充分討論後仍無法認定參賽作品有達到首獎資格，最後決議「從缺」，只錄取優等兩名，由陳嘉甄、李福井各得獎金二十萬元。散文創作組首獎由張慧玲獲得獎金十萬元，優等獎有王錦芬、許維民各得獎金五萬元。

浯島文學獎今年邁入第二十一屆，早已打響知名度，每年的活動徵件透明公開、評審過程嚴謹、頒獎隆重禮遇，不僅贏得各界讚許，咸認為和台灣的各大型文學獎徵文活動相比毫不遜色，浯島文學獎是金門縣文化局每年的重要工作，打破國籍的限制，就是為了讓海外作家有機會透過比賽發聲，提高金門文學的能見度。

在此我要恭喜所有的得獎人，由於你們的參與，讓浯島文學獎更加成長、茁壯，未來我們可能會檢討增加其他徵稿項目，希望浯島文學獎更多元，吸引更多作家來參加。

文化局

呂坤和

局長

謹識

— 委員簡介 —

長篇小說組——複審委員

楊樹清

楊樹清先生，報導文學作家，金門燕南書院院長，廈門朱子書院學術顧問。祖籍湖南省洞口縣（原武岡）高沙鎮社山村高家組，一九六二年出生於金門縣燕南山古區村。歷任財團法人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出版部企劃主任暨雜誌部總編輯，宜蘭佛光大學、金門大學駐校作家等職；著有報導文學《金門島嶼邊緣》、《天堂之路：掃描台灣新移民在 哥華的浮生現象》、《消失的戰地：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散文《少年組曲》、《渡》、《番薯王》，小說《小記者獨白》、《愛情實驗》、《阿背》等計三十餘種。

洪進業

洪進業，一九六四年生於金門。金門高中畢業，臺大歷史系所學士、碩士、博士。普考、高考及格，現任職澎湖縣政府文化局。作品多刊於金門日報，曾獲中央日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發表、聯合報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六次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出版有詩集《離開或者回來》。

張姿慧

一九七二年出生金門，二〇〇二年移居台北。曾為電子媒體記者、《當代設計》雜誌主編，現為《金門文藝》總編輯、墨言文化主編。曾獲浯島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時報文學獎小說獎決選入圍、兩岸徵文優秀獎、金沙文學優選獎，短篇小說集《地雷炸開後》獲選國藝會創作補助。著有長篇小說《我把哀愁藏在笑聲裡》、報導文學《我們從遠方來》、《馬六甲山王與海王——吳心泉家族史》、《島嶼時光》合集等書。

— 委員簡介 —

散文創作組——複審委員

洪春柳

福建金門人

臺灣大學中文系學士

文化大學政研所新聞組碩士

廈門大學中文系戲劇戲曲學博士

金門高中國文教師退休

金門大學、空大金門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著作：《七鶴戲水的故鄉》、《浯江詩話》、《金門島居聲音》、《不知春去》、
《當代金門演藝的變遷》、《人在離島金門》、《戲水浯江》等。

呂武志

呂武志，台灣省澎湖縣人，台灣師大國文系教授退休，曾任健行科大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副主任。曾講授「昭明文選」、「唐宋八大家散文」、「散文選及習作」、「文心雕龍」等課程，著有碩博士論文《唐末五代散文研究》、《杜牧散文研究》，及《唐宋散文修辭與國文教學》、《文心雕龍與魏晉文論》等專著。散文創作有《想念小鸚鵡》、《鳥兒》、《用荷蘭郵票貼心》等。

洪玉芬

洪玉芬，出生金門烈嶼青岐村，輔大歷史系畢，貿易老兵。工作旅行百餘國，近來以非洲最頻繁。採擷見聞、感想，總與原鄉或生活連結。喜歡烹調文字與食物。曾獲浯島文學散文獎、旺報——兩岸徵文選、漂母文學獎和金沙文學獎等；著有幾本散文集《希望不滅》、《雜貨商的兒女》、《多情應笑我》、《馬背上的舞步：非洲奇緣》；主編散文合集《島嶼食事——金門人金門菜》。

— 委員簡介 —

長篇小說組——決審委員

王瓊玲

王瓊玲，東吳大學中文系博士。

世新大學中文系創系系主任。

曾任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國立台灣圖書館首位駐館作家。

亦是知名的小說、散文、劇作家。

作品中以《待宵花：阿綠叔的八二三》、《春閨夢：那些被留下來的男人》與金門有深刻的連結。

吳鈞堯

吳鈞堯出生金門，曾任《幼獅文藝》主編，獲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說獎」、五四文藝獎章、中山大學傑出校友等。《火殤世紀》獲文化部文學創作金鼎獎（小說）、《重慶潮汐》入圍台灣文學散文金典獎，以及《一〇〇擊》、《遺神》、《學生》等。多次入選年度小說選、散文選、新詩選，近年回歸詩隊伍，出版《靜靜如霜》、《水裡的鐘》等詩集。

蔡素芬

蔡素芬，自由時報副總編輯，兼任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慈善基金會執行長。主要作品長篇小說《鹽田兒女》三部曲——《鹽田兒女》、《橄欖樹》、《星星都在說話》，及《姐妹書》、《燭光盛宴》、《藍屋子》；短篇小說集《台北車站》、《海邊》、《別著花的流淚的大象》及編選文學選集數本；二〇二三年出版長詩集《森林詠嘆調》。《鹽田兒女》改拍為公共電視開台戲劇。曾獲《亞洲週刊》十大華文小說、金鼎獎、吳三連獎及其他多種文學獎項。

— 委員簡介 —

散文創作組——決審委員

莊坤良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美國南加大英文系博士，曾任台師大英語系主任與國際事務處處長、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亞洲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現為逢甲大學外文系客座教授。

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喬伊斯專題、愛爾蘭文學、後殖民論述和文學與文創。曾出版《消失的旅行》、《人間筆記：莊坤良書畫集》、《活學活用玩英文》、《英語教學的文學觀點》、《戀戀愛爾蘭》、《都柏林的喬伊斯：喬學研究在台灣》等書籍，也曾翻譯《生命殿堂：羅塞蒂的十四行詩集》和喬伊斯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

林皎宏

傅月庵，本名林皎宏，作家，資深編輯人，著有簡繁體作品多種，文章散見兩岸三地報章網路。

楊筑君

現任《金門文藝》社長

旅外藝文學會副理事長

著有詩集《井邊的故事》、散文集《五月的故事》《裙襬搖曳》、《海邊的風》、
《島嶼，沒有遠方》

二〇一五年獲得《海峽之聲散文佳作獎》、《旺報兩岸徵文佳作獎》
一五年中國散文精選台灣卷》

二〇二一八年浯島文學獎小品文獎

二〇二〇浯島文學獎散文組首獎

二〇二〇浯島文學獎新詩組佳作

二〇二一兩岸金沙散文獎二、三屆獲獎

二〇二二年七月獲民視選為金門文學代言以〈乾杯，不是酒〉拍攝「飛 文學
地景」點狀播出

—
目次
—

02 縣長序

04 局長序

08 委員簡介

17 散文創作組——首獎

《雨水豐沛的那年》張慧玲

27 散文創作組——優等

《金門紅》王錦芬

35 散文創作組——優等

《兩蕊孤單的花》許維民



2024 第21屆

THE 21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金門文學獎





第二十一屆浯島文學獎——散文創作組・首獎

雨水豐沛的那年

作者／張慧玲

張慧玲，O型，祖籍金門的澎湖人，定居金門二十年，生兒育女。世界新專，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畢業。喜歡觀察、閱讀、創作。喜歡傳統物件、二手物品。在島上開過二手書店。年輕時熱愛攝影，隨著年齡、眼力、體力已漸緩。喜歡欣賞美的事物。喜歡閱讀，尤其是描寫細微、深刻人生的作品。時光珍貴；參加文學獎是給自己的鞭策，感謝評審肯定，以及給予的評語！

雨水豐沛的那年

迎著早晨的霧氣，領略即將來臨的季節變換。騎車經陽光照耀的地方，感覺一陣溫暖；而太陽尚未穿透之處，空氣中透著絲絲寒意。正是這霧氣讓島嶼的植物甦醒了過來，夜裡降下的露水落在土地上，喚醒了無數生機。

緊接在霧季之後，是綿延雨季，令人意想不到的降雨，彷彿要將幾年前島上因枯水而乾涸的湖泊都注滿。

今年金門多雨，延綿的雨下了二十天，甚至不止。有時是牛毛細雨，有時是傾盆大雨，偶爾還夾著雷陣雨。據說是，十幾年來雨量最多的一年。跟幾年前的乾旱、湖泊水位見底，形成對比。

九十歲的阿公堅持要去隔壁村借牛。起因竟是今年的雨水。

阿公從八十七歲就停止了農忙，他說做不動了。兒孫輩也沒有一個想要勸進他或幫忙農務，大家想法一致，認為老人家賦閒在家就是最妥當的安排。

老人家聽著雨聲，看著蚯蚓因雨而從土裏爬出，爬啊爬的，認真找一方乾燥之地。看著看著，務農一輩子的老人家不禁惋惜起這些蚯蚓。人老了，連捉蚯蚓的勁也沒了，倒也

不是真的無力去捉，而是捉了以後又怎麼樣呢？像以前一樣，跟撿到寶似的，放到田裡當「益蟲」，鬆土沃田？

有一天，阿公突然福至心靈，說要種花生。阿公說，他曾經獨力一人收成五十大麻布袋花生。那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往事了。

莊稼人背負著養育一家生計的重責大任，忙起農務來，那種不輕易休息的狠勁，我記憶猶新。印象中阿公總是拚老命似地忙個不停，小時候我跟阿嬤送午餐去田裡，阿嬤總要叫喚一遍又一遍，阿公則是非得告一段落，才肯罷手。田邊有棵樹，正午的樹蔭又少又單薄，那是阿公蹲著吃午餐的地方。

阿公面容黝黑，深深的皺紋刻在臉上，彷彿高低起伏的阡陌、熱氣蒸騰的沙漠。跟大多數過於勞動的金門老人一樣，些微駝背。此外，身體硬朗、思路清明，看不出已經九十多歲了。

即使住在島民眼中偏僻的東北端，他依然維持一早搭公車去菜市場的嗜好。山外市場是購買豬肉、海鮮的主力戰場，沙美則是採買豆腐、燒餅、包子、傳統糕餅的要塞。每次看他一早往來奔波，就不禁聯想到〈木蘭詞〉：「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阿公為此振振有詞：「鹽滷豆腐只有沙美買得到，連後浦的人都要跑到沙美來買。那是取材我們金門海邊的鹽滷，才做得出來的傳統味道。」

家裡的人說，阿公就是閒不住才這麼康泰，能自己出去走走總是好事。

「清明時節，只要有雨，就是種花生的好時機。」阿公似乎在暗示，反覆說了好幾遍：「花生種下去，起初需要注意的是，別讓鳥把芽吃了；之後稍微除雜草即可，不需要施肥或灌溉。」阿公口中的種花生很容易，彷彿天養天成。其實花生難在收成，金門老人漸漸都不種花生了，因為沒人幫忙收成——「掘土豆」、「拔土豆」、「綁土豆籐」是一連串的粗活。

全家都沒人回應，彷彿那是一種話術，一旦落入圈套就會難以收拾。

也沒有人敢對阿公說：「您已經九十高齡……」這種話。回想每次生日總祝福他「食百二」，算算如果長輩真能活到一百二十歲，距離現在還有三十年，該如何有品質地度過？大家沒將心中想法說出來，阿公卻像是得到默許與鼓勵似的。

「種花生需要犁田吧？」大媳婦第一個發表意見：「可是我們社裡（聚落裡）已經沒有人有牛了。」

原本牛在農業社會是不缺的，漸漸務農的人少了，聚落裡兩三個人合養一頭牛；近年來，聚落竟然連一頭牛也沒有了。每當需要犁田，就要步行到鄰村借牛。

家裡除了阿公，每個人只牽過幾次牛，大多是小時候奉命去將「放牛吃草」栓在野地的牛牽回來。牛雖然屬於較溫和的動物，農家子弟還是謹記要跟牠保持距離。切忌不要走在牛的正前方，而是走在左側或右側，以防牠受驚嚇突然往前暴衝。

阿公的年歲來到了九旬，讓我訝異歲月如車輪般往前不停歇。猶記得我小學一年級剛入學時，阿公常帶我走那三公里多的路去學校，原因是我早上睡過頭，沒趕上公車。祖孫

倆走到校門圍牆時，聽到學校朝會的擴音器傳來師長聲音，我們怕被看見，一大一小躲在牆後靜靜等待，直到升旗後大家回到教室，我才趕緊進教室。

那些日子，阿公從沒訓誡我「上學不要遲到」的道理，躲在牆後的我們，像是做壞事的同夥。回憶當時，我的喉頭還因為亢奮又刺激，升起一種促狹的歡樂；如果當時阿公一路罵我，我這名新生恐怕更排斥上學了。

那時，比起去野地撿柴薪，供灶煮食，或是缺水時去井邊幫忙抬水……等家務，負責去野外將牛隻牽回家，算是小孩子最輕鬆的工作了。要留意不要站在牛頭旁邊，因為牛感覺癢的時候會突然擺頭驅趕蚊蠅，被牛角抵到可能有危險；也要留意牠左右甩動的尾巴。這尾巴的毛看似芒草般柔弱，小看它的人被鞭掃到，是很痛的！避開這些潛藏危險，偶爾幫牛捉捉吸附在牠身上的牛蟬，再將飽漲渾圓的牛蟬丟在地上，以腳尖用力一抹，形成了一條血痕，算是牛蟬生存過的痕跡。

向晚時分，農忙後的阿公會喊我們這些小孩幫他抓背，而我跟弟弟總是互相推託，最後看是哪個「倒楣鬼」被阿公叫住。那一臉不甘願的小孩，兩手呈五爪金龍狀，從阿公打赤膊的後背，刮下一條條土灰色的汗垢，指甲裡也嵌滿泥垢。小孩哪懂得這汗垢代表的辛勞？倒楣鬼摳下汗垢的雙爪，反過來變成嚇人的武器，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倒楣鬼瞬間扳回一城，開懷大笑！

如今我早已不是當年的小孩了，而阿公不知從何時起也靦腆地說他沒流什麼汗，用不著幫他抓背。原來時光不會停留在同一個點上，它說走就走了。

沒想到，阿公種花生的想法，需要我陪他一道去鄰村借牛。

借牛，算簡單吧？那麼還牛呢？需要注意什麼樣的禮數？

問過其他有借牛經驗的鄰居，他們說，不需要回贈物品或酬勞，只需要在還牛之前，讓牛好好吃一頓草、喝水即可。

敲定放假日早晨，由我陪阿公步行去借牛。

平常開車，短短的三公里呼嘯就過了，等到陪老人家徒步，才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老人家速度慢、腳步碎；走著走著，我也努力讓自己變慢、變碎步。三公里感覺不只是三公里。要命的是，那平常開車沒感覺的上坡路，讓我憶起兒時印象——到隔壁村要翻過幾個小坡，還有無數個轉彎！

山后到碧山，這段借牛的路上，會經過一座墳墓。墓旁有一棵雞蛋花，那是阿嬤的墓。阿公說，阿嬤喜歡雞蛋花，這種植物很容易栽種，插枝即活。

當年，阿公在阿嬤的新墳旁種了這棵樹。是颱風過後，阿公特別去撿拾的落枝。它剛種下去時很小，幾乎被野草淹沒；這幾年逐漸長大，樹已成蔭，開著阿嬤喜歡的花。

阿嬤是童養媳，跟阿公可說是青梅竹馬，記得彼此的喜好。夫妻倆相伴超過一甲子，在子孫輩的記憶當中，從來沒見過他倆吵架；我認為這是長輩留給後輩最好的、家庭和樂的良好示範。

他倆身高差不了多少，阿嬤腰桿挺直，阿公卻有點駝背。鄰居親朋常打趣說，那是因為打從年輕開始，阿公都捨不得讓阿嬤挑重物，每次都搶著挑水、挑貨、挑拜拜的供品……，兩人爭搶著一根扁擔，那畫面吶！阿公尷尬地解釋：她心臟不太好，不堪勞累。

花開並蒂，人們稱羨，卻忽略了總有一方會先走。

金門路邊偶爾可見墳墓，但有雞蛋花的不多見；每回經過，我總感覺那是一個男人對他伴侶所做的最浪漫的事。

我們在這裡停下腳步，阿公提議在樹蔭下休息。站在樹下，聞著雞蛋花淡淡幽香，這花之所以受到人們的喜愛，原因之一是這若有似無、清雅的香味吧。

準備起步前，突然聽阿公叨唸：「活攏抹死，欲安怎？」我問他跟阿嬤說什麼？他說，我跟他訴苦——都死不了，怎麼辦！

一時語塞的我，實在想不出可以安慰他的話。

就當他跟童年玩伴吐露心聲吧。我沒吭聲，緩緩吐出一口好長好長的氣。

「我們山后距離山西不是較近嗎？為什麼要去碧山借牛呢？」回想一開始的時候，我曾疑惑地問。

阿公解釋，並非所有的牛都會犁田。跟以前的牛不同，目前我們在金門見到的牛，大多是肉牛，沒有耕作經驗，聽不懂人類發號司令。但肉牛也並非完全不聽話，例如我們要

去碧山借牛的這位朋友家，他的牛群裡有一、兩隻會犁田。

好不容易到達了！

「大粒汗、小粒汗！來休喘一下！」牛主人招呼我們。

「免啦！緊來做做欸！」阿公一手拉緊牛繩，一手拿著繞了十幾圈的牛繩。此刻，我感覺自己應該做些什麼？對了！是拍照，這久違的畫面！阿公牽牛的模式！

阿公不只借牛，還跟牛主人要了一罐準備播種的花生。

牽牛的阿公，回程竟然更有精神了。經過雞蛋花跟墳墓，阿公沒說什麼。是忘了吧，還是該說的都說了？

連續轉彎的上坡路，阿公喘著氣，我提議把牛繩交給我。我好久沒牽牛了，也好久沒接觸到阿公的手了。記得小學時，我跟弟弟吵了一架，委屈地淚流滿面。阿公走過來安慰我，攤開一只大手掌，由上而下，抹去我臉上的淚，我馬上就不哭了——倒不是他的安慰奏效，而是那佈滿老繭的手實在太粗了！年幼的我，害怕再哭還要被抹一次！

逐漸接近村莊時，牛怕生比較躁動，我把牛繩交給阿公。看到阿公牽牛的村人，此起彼落稱讚他：「老勇健！」阿公顯得有些不好意思：「阮孫陪我去借牛，要犁田啦！」

一刻也不得閒，我幫阿公把放置老家古厝的牛犁扛出來後，又張羅著牛的吃喝，準備割牧草、拿水桶裝水。

荒廢了幾年的田裡，傳來阿公「哦！」、「嘿！朽朽朽」的聲音，牛隨著指示，或停、或進。阿公說：「種半區就好，夠厝內人吃就好！」停頓了一下，又像是想起什麼重要的

事情，趕緊交代我：「今年花生收成後，記得把土豆藤綁成一束束，送去給那頭牛吃！代我感謝他的主人！」

田裏雜草及膝，因此第一趟犁田是先整理、去除野草，第二趟犁田才是播種。阿公在前方犁田，我尾隨在後，依照阿公指導，走幾步路、播種幾粒花生，緊接著兩腳左右撥土，覆蓋花生並將土輕輕踩踏。我們一直忙到傍晚，也多虧這隻牛很聽話，收工時聽牠啃嚼著清草的聲音，特別帶勁。

怕阿公太累了，我提議，回程由我一人去還牛就好。又是一個三公里的上下坡跟彎路，打來回，我真累壞了。

今天對我來說，真是神奇的一天；對阿公來說應該也是如此。

夜裡，傳來很久沒聽到的阿公的響亮打鼾聲。

因為過度勞累以致睡不著的我，寤寐中又把今天的事情想了一遍，當腦海中閃過雞蛋花時，我突然認為，阿公捨近求遠去借牛，原因似乎不單純啊！

評
語

此篇敘事簡單，祖孫兩人相偕到鄰村借牛犁田種花生的經過而已，寫得週到而完整，卻處處留白給讀者，耐人咀嚼。全文筆調清淡，情感蘊藉，而能緩緩散發出一種悠遠的氣息，可謂深得散文三昧。

第二十一屆浯島文學獎——散文創作組·優等

金門紅

作者／王錦芬



王錦芬出生於金門，國中畢業搭乘著登陸艇負笈臺灣就學。

畢業後至立法院擔任國會助理及立委辦公室主任，閱盡政治百態及紅塵擾攘。後隨服務立委轉戰百里侯獲勝，擔任縣長辦公室主任至今。小小離家老大回，十五歲離鄉來台，如初生小魚隙入洄游的魚群，浪奔潮起於大海中。來台幾十年鮮少返鄉，他鄉變故鄉。但是血液中汨汨流著血濃於水金門人的DNA，年歲漸長，夢裡幾度還鄉又情怯，洄游於大海的鮭魚終究要返鄉的，遙叩鄉關；「寒梅著花未」？

金門紅

大寒過後，離農曆新年不遠，這時家家戶戶忙碌起來，花崗石礱碾米後把白白胖胖麵粉袋用一大塊石頭壓榨，流出泌泌白汁靜置一夜後，隔天重頭戲就是炊紅龜粿。

冬陽照在紅磚牆，空氣中有種喜悅微甜感，母親賣力地搓揉麵糰，再仔細拿出一小匙粉紅色的染料揉到均勻澎胖發亮，整塊粿粹粉紅像嬰兒般發嫩透著吉慶，然後分出一小糰一小糰粿粹，往內凹填入碾細和著糖花生粉的內餡，再渾圓搓揉成型。

我踮起腳尖深呼吸，將它穩穩放入紅龜粿模子，像膜拜般先往四周推平再均勻的輕壓入模，之後輕輕往內側敲扣，一枚粉紅的紅龜粿於焉亮相。

做粿的過程，就像一場虔誠的祭祀儀式，前三天大人不可打小孩，家中必須說吉祥話，就連不小心打破碗都要用紅紙包起來，擇良辰吉日才能丟。母親常說做人要端正，做出來的粿才會端端正正，所以做粿那段日子，從碾米開始到紅龜粿呱呱落地，好像在跟神明演著內心戲，滿心喜悅的期盼到來。

金門紅龜粿的紅，不同一般熱艷俗紅，應該是從南洋傳來，所以稱為「番阿紅」。傳

統的習俗裡，番阿紅一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為草綠的金門戰地添熱鬧色彩。

小學生上學第一天，天微微亮，母親大清早從家裡挑兩顆老母雞剛下的蛋放入大灶鍋煮熟，待涼後把雞蛋放入攪拌好的番阿紅均勻染紅，雞蛋在紅通通的染料裡滾來滾去，我一顆雀躍的童心也喜孜孜滿心期望，將雞蛋安妥妥的放入書包，到了學校和同學們一樣，很慎重的將染紅的雞蛋放在課桌兩端來回滾動，祈求讀書得好功名。

物資缺乏的時代，家裡小孩黃口眾多，一顆雞蛋要用縫衣服的針線，切分成好幾等分，每個小孩只分到薄薄一片解饞。所以以前看到鄰居大哥哥們上小學可以擁有一顆完整的滾著番阿紅的雞蛋真是羨慕，好不容易終於等到我上小學了，在課桌上滾著兩顆紅蛋在班上都可以炫耀好久。

金門人初一十五都要拜拜，家家戶戶都會供奉著番阿紅的掌心大小的粿，俗稱「紅圓」，象徵吉祥圓滿。以前阿嬤去觀音亭拜拜，謝籃裡永遠不變的是裝著紅圓、麵線，祈求一家老小健康平安。

老家家正廳供奉著觀世音菩薩，旁邊寫著大夢誰先覺，閩南人習俗左邊供奉歷代主先牌位，右邊則是諸佛菩薩雕像，神像由大到小排列，最前面有兩尊極其小巧的哪吒雕像，除夕清屯日清理神桌，我跟母親說，一尊是我一尊是五姊，母親趕緊要我小孩子不可亂說話，不可對神明不敬。

我是最喜愛農曆初一十五，母親將廳堂清理明亮乾淨，電唱機黑膠唱片播放南無彌陀

經，八仙桌上用圓盤供著討喜的紅圓，連空氣都是甜甜的。紅圓屬於庶民的供品，很平價卻在節慶中居舉足輕重地位，從建廟、做醮、生小孩、還願到家裡拜拜一定要有，紅紅圓圓的好討喜祭祀中有她一切都圓滿了。

母親對番阿紅幾乎是迷戀的信仰，來台灣多年，每次做粿、染雞蛋，總是不習慣台灣的紅色素，口裡總說著還是金門的番阿紅才是正色。儘管我們千百次跟她說現在紅色染料都是工業色素要少用，她還是很堅持心中的那抹硃砂記。

父親八十大壽，母親悄悄託人從金門捎來番阿紅，煮好白色雞蛋放入番阿紅中來回滾動，番阿紅雞蛋好像久違的好友一顆顆從杓中跳出，一切是那麼熟悉那樣悸動，如果味覺是通往記憶的通道，那視覺絕對是靈魂的記憶。

餐桌上，番阿紅雞蛋圍著一大盤油亮豬腳麵線閃閃發光，父親臉上漾著笑意，母親在廚房忙碌的身影猶如緋寒櫻花盛開，在番阿紅的色系中尋著鄉愁慰藉。

農曆七月拜好兄弟，我們姊妹好忙，母親會要我們把青蔥蔥綠段用針挑細成絲，泡水後就呈蜷曲狀，白蘿蔔片好輕蘸番阿紅，四周漸層好像粉紅玫瑰，點綴在油炸的蝦捲蚵上，祭拜好兄弟的供品好像擦胭脂抹粉般好不熱鬧，幽暗的陰間也需要一點紅喜氣來照亮。就連過年從熱騰騰蒸籠出世的發糕上，母親也要點上幾點番阿紅。

夏天做糕阿粿，母親拿一隻竹筷子從上面一橫一豎輕輕剖開，拿筷頭蘸著番阿紅點在

綠豆糕上，成了田字的小紅點，母親說要心正點出來的紅點才會正，每次我都不敢大口呼吸，像落款蓋印，一格格虔敬蓋下那個紅田心。

那個紅是來自內心跟天上神明傳遞的密碼，供品一定要點那麼一點紅，猶如畫龍點睛，否則就好像少了 W-I-F-I 跟神明就連接不到了。

番阿紅的顏色，有點像防空洞上的日日春，空心細綠花莖拖著粉紅色臉頰猶如嬰兒。

在戰地政務時期防空洞幽深的隧道好長，是畏慎恐懼的日子，根本不需要日曆手錶，晚上十點過後，鄰戶間不能露出燈光，大家都是低聲交談。洞縫間，有蕨類植物如鋸齒般，石縫裡低出血液般的水滴。

那一年冬天單號的夜裡特冷，那夜，砲彈猛烈，我們很早就被大人趕上床，躲在母親織著毛衣的臂彎，母親手裡織著的是一件粉紅色毛衣，那是之前舊毛衣重新解編的毛線，棒針上下交互紅白毛線纏繞，伴隨著咻咻砲彈聲，母親邊打著毛線一邊口裡喃喃念著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祈求砲彈不要傷及無辜生命。

我們瑟縮著，心裡惦掛著卻是下午遺留在日日春旁的蚗仔標，心裡揪得緊，希望天趕快亮，炮聲就停了。

黑夜褪盡，眼前的防空洞好像整座山被炸開來，我遍尋不著原來日日春生長的位置，在頹頹的岩縫中穿梭找尋彈珠、蚗仔標早已不知去向，眼見玩伴家聚集人潮越來越多，原來昨夜的炮火全家殞命。眼角迷濛的淚光中，但見那叢粉紅色的日日春，猶粉紅似的等待

春天。

褪色番阿紅的日日春，多年來一直在我夢境中徘徊。

我一直很迷惑為何母親這樣執著番阿紅？

在老家祭祀祖先，母親會用蘑菇、荸薺、魷魚絲、鵪鶉蛋、酸筍、裹太白粉的瘦肉條煮成一道金黃色澤的湯，那個湯的滋味酸甜甜，吱吱作響的荸薺和暖暖悄悄的鵪鶉蛋是我喜愛這道湯的緣故，喝起來間或有點罐頭的味道，後來我輾轉得知，因為金門紅土地農作莊稼極少，尤其是戰地只能仰賴軍中補給艦的罐頭食品，所以當地人將這些罐頭食品融會做成有戰地味道的特色料理。

在我有一次去外婆家，當時已經九十多歲的外婆得知我回金門，特別洗手做此羹湯，原來早年外婆少女時期曾經旅居南洋，後來才遠嫁金門，這道金黃色的湯就是傳統南洋美食，而染著番阿紅的雞蛋端坐在餐盆，我這才確定番阿紅就是從南洋傳來的，母親承襲外婆的南洋血液。

金門紅是金門傳統喜慶的顏色，是感恩的、喜悅的。介於農曆七夕七娘媽臉上的胭脂和春天櫻花的顏色。

母親出生於農曆正月櫻花盛開時節，是屬於雙魚座的浪漫，但是食指浩繁的現實生活，必須提盞度日。古時候有百衲被，就是收集各家花布縫製成棉被的被面。戲裡面穿著

百衲衣的書生都會高中狀元。但在金門就不是這樣浪漫了。

母親平日從家裏舊衣服裁剪下完好的布，比如姐姐漂亮的迷你裙過時了裁下幾片，並收集左右鄰居各式各樣布裁成三角形的樣子，然後依著顏色、圖案、色澤加以分類，春天的時候在老家的院子紅磚地板舖上一床席子，將所有收集的布攤開來，等邊三角形的將一塊塊布用針線拼接起來。如果收集到紅色布塊，那會獲得母親的鄭重對待，縫在醒目的位置。

我負責穿針姊姊負責搭配布面，拼布的時候，母親會一邊逢針線，一邊說著白蛇傳和陳三五娘的故事，三不五時還會加些要我們用功讀書得好名聲，母親把一片片對孩子的叮嚀和希望縫進被子裡，一個下午的時間暖洋洋的，把被子曬得乾淨陽光的味道，完工後整片攤開來拼成了一個繽紛美麗的被面，再用一大塊粉紅色櫻花的被子把被面四週縫起來，就形成了一床獨一無二的手工被子，等待冬天來的時候就變成溫暖有母親味道的棉被，夜裡蓋起來一夜好眠。

如果紅色是一種信仰，那金門紅就是母親的顏色！

在母親冥誕夜裡，我點起粉紅色的蠟燭在冉冉燭光中，彷彿那個鳶飛草長春天的午後，母親一邊縫百衲被一邊講著故事，我聽著聽著睡著了，夢裡的母親的手留有番阿紅的殘紅，像一朵朵捏在掌心的櫻花。

評語

作者以金門慣用的「番阿紅」為主軸，描述家家戶戶年節炊紅龜粿的喜氣，所用的「番阿紅」很獨特，和台灣的紅色素不同，是很淡然的一種粉紅色，凡是喜慶所需的糕阿粿、紅蛋……充滿感恩、喜悅。

該文行筆流暢洗鍊，充滿感恩之情，藉「番阿紅」懷念母親，懷念故鄉的習俗，懷念童年貧困生活，勾起閱讀者感同身受，懷念每一位母親，令人動容。

末段：如果紅色是一種信仰，那金門紅就是母親的顏色！

道盡島鄉全體鄉民共同的記憶。



第二十一屆浯島文學獎——散文創作組・優等

兩蕊孤單的花

作者／許維民

一九五八年出生，水瓶座。

民國六十九年輔大中文系畢業後，即返鄉擔任教職，歷任金教師、主任、校長，共四十一年。喜愛攝影、文字創作與文創產生。

數年來取材金門鄉土題材，出版了風獅爺、古厝、古蹟、戰地事蹟、僑鄉故事、傳統產業、美食鑑賞、歌謠諺語等作品，共十七本書。

目前是金門日報《浯江夜話》特約撰稿人，自民國九十六年至今，持續發表作品逾二百篇。

民國一十一年八月教職退休，重拾筆耕。

兩蕊孤單的花

觀音猶在古街亭

我的童年是在後浦觀音亭街度過，那一帶有縱橫交錯、櫛比鱗次的坊巷，以及一間老廟、一座牌坊，一條像蜈蚣一般彎彎曲曲的老街，老街店門相望，現在看來，街道十分狹小，但在清朝嘉慶年間，被稱作「通衢大道」。而在民國三十年代，我家的三層樓是這條街上最高的樓房。

十萬大軍駐守金門時，這條街簇集了很多商店，賣南北貨、中西藥材、成衣布料、金飾鐘錶、書籍雜誌、什錦百貨、水果冰品……應有盡有，感覺那時街道上流淌一張張新台幣，處處都聞錢幣的咣噹響，是金門島上最熱鬧的街坊。

小時候，我愛佇在三樓的「五腳氣」，支著下巴看街上的風景。一到假日，阿兵哥像沙丁魚一般擠爆了街，從他們身上奔放出來的汗臭味，幾乎可以把天上的飛鳥薰昏掉下

來，令人噲鼻打噴嚏。

我在「五腳氣」居高臨下，還可以聽到南腔北調的阿兵哥，像出籠的小鳥，熱情吆喝呼喊，總是會引來巡街憲兵的關心，故意要他們拿出證件查驗，我則在高處欣賞這些戲，天天都有新作！

「三樓」幾步之遙，就是飛簷翹角、望之森然的「衙門」，衙門內有兩棵好幾百年的老榕樹，每當黃昏與清晨，麻雀歸巢與離巢的叫聲，像是一支合唱團，男女高低四個聲部都有，吵得不可開交，吵得很和諧，麻雀的叫聲是這條街商店開門與關門的時間鐘。

這條街，號稱千年古寺的「觀音亭」，供奉一尊幾乎金門人都不免來膜拜的觀世音菩薩。傳說明朝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考中進士會元的許獬，出資修護過該寺，某日許獬正要入寺參拜，觀音忙起身相迎，許獬示意免禮且坐，因此造成這尊觀音，側著身、赤腳、一腿攔在臺上，半起半坐的造型，這則人神交會的故事，添增了寺廟更多傳奇色彩。

想像力豐富的金門人，篤信這尊觀音的有求必應，因此從乾隆到光緒，廟中高懸的十四塊「慈航普渡」「靈慈顯濟」……傳世古匾，早被信徒的香火燻得烏黑發亮，達官顯貴的手筆，彰顯了此廟的身份與地位。

老廟的住持「釋惟德」，是一名江蘇老兵，據說在大陸唸過佛學院，後來隨部隊來到金門當了和尚。他早晚會敲木魚、擊銅磬、唸佛經，牽絲的南無阿彌陀佛，總是盤旋在廟裡廟外，而一百零八下的暮鼓晨鐘，也總是飄盪到半里外的天空。

這條金門第一老街，這間金門第一老廟，依然留存舊日的形影。如今，觀音亭依然青燈如絲，香客如縷，只是不再見到我家阿嬤的蹤影，也不再見到穿旗袍的俺姆，站在布店門口招呼客人，唯夏來秋去的烏燕，仍不時翻飛在街道屋簷下，往事如煙，卻又歷歷在目。

三寸金蓮的阿嬤

阿嬤出生於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綁小腳，挽髮髻，穿寬鬆的「掛大裾」，是一個不識字的舊時代女人。

阿嬤五歲時就開始綁小腳，整隻腳壓擠得扭曲極龜，只看得見腳拇指，其它趾頭全都蜷曲在腳掌下，走起路來，歪歪斜斜，必須扶著牆壁，有時我的肩膀，就是她的拐杖。

綁小腳的阿嬤，其實容顏美麗，額頭圓滿、柳眉鳳眼、鼻子纖巧、貝齒紅唇，是一個古典美人，因為這樣的天生麗質，才會被阿公娶來當續弦，兩人相差十六歲，人前人後，稱她為「先生娘」。

阿公出生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是一名醫術精湛的中醫師，聽說他出診時必著長衫馬褂戴招瓢，十分體面，患者要備轎來抬請。晚清，捐了個七品官，至今家裡的祖龕，仍供奉著阿公穿朝服，戴官帽，胸前掛著一串朝珠的水銀照片。

不幸阿公在一次出診，被惡疾所染，無醫，卒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享年才

四十五歲，頓成寡婦的阿嬤，也才二十九歲，終日以淚洗面，無心操持家務。

寡居的阿嬤，失去丈夫，不想再失去兒子，矢意要把兒子留在身邊，因此在枕頭下備了一條繩索，威脅俺叔若是出洋，就要上吊。

民國二十六年，日本侵略中國，為保性命，「走日本」成為當時金門百姓唯一的選擇，那年俺叔剛滿十六歲，權衡之下，阿嬤只得放手，讓俺叔落番，投奔馬來西亞的舅公。

俺叔先到馬來西亞，後轉赴印尼泗水，工作辛勤，被來自原鄉後浦的張姓華僑看中，成為張家的乘龍快婿。所謂「南洋錢、唐山福」，俺叔經營土特產生意尚佳，不時匯寄批銀給阿嬤。

在家鄉的阿嬤，除了靠俺叔的批銀過日子，也「擦箔」貼補家用。阿嬤擦箔功夫敏捷，每三天可擦二捆箔。每隔一段時間，阿嬤還能積存金銀箔原料，回賣給店家，既賺工資（每捆工資七元），又賺材料錢。

小時候的我，十分神勇，總是使盡全力，一面喘氣，一面跑路，提著兩大捆金銀紙上下三樓，幫阿嬤提貨交貨，每當金紙鋪頭家娘，悠悠地從櫃裡抽出工錢給我，我飛快回家

遞給阿嬤，獲賞一枚五角銅板，那時的五角，可買五顆李鹹糖。

一輩子無言的阿嬤，平素很少跟人打交道，唯一的嗜好，就是燒香拜佛。每逢初一十五，總是要我陪伴，到觀音亭、城隍廟、嶽帝爺宮、媽祖宮等大廟拜拜，她雙膝跪地、雙手擎香，相信只有這些神明了解她的心情，會替她傳話給南洋的兒子：「請佛祖保佑信女一家大小平安，保護出外在泗水的……」，講到最後，俺叔的名字總是一再出現。

期待俺叔的信，是阿嬤的生活重心，久久一次看到綠衣郵差上門，阿嬤眼神頓時發亮，急忙剪開封口，叫我唸信，接著又拿去雜貨店，請「世貢伯」再解釋一遍。「母親大人在上，兒在外一切平安，……請勿掛念，兒叩廩。」，俺叔的信總是這些話，阿嬤相信，這就是神明保佑的結果。

民國七十四年，俺叔突然斷了信，阿嬤食不下嚥，睡不安寢，每日求神問卜，一聽到有番客返鄉，就急忙去打聽，也不管是不是從印尼泗水回來的？

一年後，我們得知俺叔因為拔牙止不住血，亡故了。我們一直隱藏這消息，還將以前俺叔寄回來的信，重新黏合撕口，說是俺叔又寄信來了，瞞了又瞞。

突然有一天，阿嬤放聲大哭，淚流千行，說她夢見俺叔死了，我們不解這是否母子連心的心電感應？

從此以後，失去活命意志的阿嬤，像洩氣的皮球，原本還能穿針引線，一下子崩潰，癱在床上的時間，比起床的時間多，終於在民國七十六年農曆二月十九，觀音菩薩誕辰日，阿嬤被佛祖接走了。

在停棺的日子，春雨連綿淅淅瀝瀝，沒想到出殯前夕，雨勢歇停，隔日清晨，當道士誦經、鑼鼓噴吶齊鳴，久違的陽光竟然出現，拖曳我們匍匐爬地的身影，那時，不知道遠方的俺叔，有沒有來送他母親最後一程？

阿嬤在金城公墓入了土，道士一路鼓吹引領阿嬤魂魄回家，等進了家門，一切祭拜完畢，老天爺又開始滂沱大雨，這雨下得蹣跚，讓哀泣的親友都說是阿嬤一生誠心拜佛的回報。

一輩子為兒子而活的阿嬤，其實一輩子就只是在等待一封來自南洋的信。

阿嬤走了，她的臥房，變得空蕩蕩、靜悄悄的，梳妝檯上再也沒有她挽髻的投影，一

支竹簍，無言地躺在桌面，抽屜裡還遺留一大疊俺叔寄來的信，信封上蘇哈托人像郵票，有些都已經褪色了。

鍾情旗袍的俺姆

金門俗諺：「東洲好車鼓、後垵好菜脯、董林水查某」。董林即今榜林，是出美女的村莊。

俺姆出生於榜林的一個大農作家庭，她的祖父在日據時代當過保長，日本人在後岐村建飛機場，金門各村社都被分派構工的民伕，榜林村就由她祖父負責，是地方上一言九鼎的人物。

個子嬌小的俺姆，面容姣好，五官細膩，皮膚白皙，只是二十五歲才出閣，其實俺姆並不是嫁不出去，我至少聽說過兩則故事。陳坑的陳家和後浦的許家，都是蓋番仔樓的人家，都曾經找人向俺姆娘家說過親。

陳家的妯娌替他們家的子侄輩說親，要當子媳或侄媳，隨俺姆挑選。只是俺姆的祖父，認為豪門深似海，只願嫁作平民婦，因此一再婉拒。如今，每當我經過那棟鳥瞰料羅灣的大洋樓，心想，當年俺姆若是嫁來這裡，今天會在哪裡？

我也尋訪過後浦南門的許姓洋樓，如今也已傾頹，壁面鑽生幾株榕樹，偶會有黑貓竄出，早已人去樓空，如果當年俺姆是嫁來這家，也許今天她是船頭行的老闆娘，只是不知會在何方？

俺姆嫁給俺叔，說來是一種世代交情。俺姆的祖父，因為常替俺叔的舅舅，打理從勿里洞寄到「觀音亭」發放救濟的批銀，因此結為莫逆之交，兩人同是當時的名人（後來兩人在《金門縣志》都有小傳）。也許是想讓下一代延續這份好交情，又聽聞俺叔是單身（其實俺叔當時在泗水已有家庭。），就積極撮合這門婚事。

婚前未曾見過面的俺姆與俺叔，有一天，不約而同搭乘金星輪，要去廈門採辦婚嫁什物，在狹長的船艙內，倆人正巧面對面相視而坐，矜持的俺姆，急急離座登上頂艙。到了「婚定」那天，俺姆才恍然，那天在船上相遇的男子，就是她待嫁的夫婿！

新婚才五十一天，俺叔就說南洋的生意要照顧，說不久會回來接俺姆去南洋，只是這一去，猶如斷線的風箏，連後來寄回家報平安的信，從來也沒有一個字是給俺姆的，不知道這是俺叔絕情，還是無顏。

從此，滯留在俺母心中的不再是憧憬與希望，而是不斷的家事與勞作，孵豆芽、飼豬

母、車襪底、賣香菸，度過一年四季的每一天。

俺姆孵豆芽，每天兩回到「灰埕宮」挑井水，培育出肥碩彈牙的豆芽，讓部隊的採買指定非買不可。

俺姆飼豬母，每日到海阿墘採集海麵線，滲拌白番薯、麥殼、米糠、豆渣、豆腐水，煮成熱騰騰、香噴噴的豬飼料，平均「四年出五水豬仔」，讓她攢積了十七兩黃金。

俺姆作女紅，回娘家時，撿拾部隊移防的報廢軍衣，煮番薯粉糊，漿平布料、曬乾、畫樣、裁剪，縫製成鞋墊，讓阿兵哥的腳趾在牛伯伯大皮鞋內舒適伸展，供不應求。

俺姆賣香菸，在衙門口戲台邊的金紙鋪角落，擺攤賣長壽、雙喜、新樂園、寶島香菸，方便阿兵哥一邊觀看康樂隊表演，一邊吞雲吐霧，大發利市。

民國五六十年代，金門人婚嫁，都要買兩大包袱布疋，那時觀音亭街多家布店競爭劇烈，有生意頭腦的俺姆，親自到台北迪化街批貨，買來的綾羅綢緞、尼絨棉麻，很少跟其他布店「撞衫」，因此好賣，好賺，又賺自己的旗袍布料。

從少女時代就只穿旗袍的俺姆，從來沒有穿過衫褲。她利用賣布剩餘的布頭布尾，請麗人時裝店的薛姓老闆娘以及緣ㄟ阿姨，裁剪各式各樣的旗袍，不管是粉紫蘇、淡湖綠、深玫瑰，合身的剪裁、繽紛的色彩，都像一幅幅美麗的圖畫，什麼季節，什麼場合，該替換哪件旗袍，都有俺姆的一份心思。愛穿旗袍的俺姆，一直就是後浦街的一道風景。

俺姆一輩子只穿旗袍一種衣款，如同對婚姻的堅持，始終如一。即使後來俺叔魂斷印尼，我們不知道俺叔身葬何處？但家裡的祖龕，有他的牌位，每逢忌日，俺姆會命我們準備十六碗菜和大網金紙，祭拜她口中那位：「有命賺錢、沒命回來」的丈夫。

前幾年，她腳力還健，親自上樓點香，燒金紙時，也不忘叮嚀不要戳破，以免「那個沒命的」得不到，總是要等到紙燼成灰，蠟燭成淚，才收拾起一桌冰冷的供菜。

一生堅守一份貞節的俺姆，儘管俺叔從來沒有給過她一封信，儘管有時她無心無意會吐出一兩句幽怨，但祖先的忌日，年節的拜拜，她都牢牢記住，這是她無奈的人生。

番客不再來渡頭

當年，俺叔勇敢下南洋去尋找自己的春天，卻留給家鄉的阿嬤和俺姆無盡嚴寒的冬天。金門與泗水是俺叔生命地圖上的兩個極點，「金門」對他而言，是難離；「泗水」對他而言，是難捨。

我在讀高中地理時，試圖找出這兩個地點相連，太遠了，很是佩服一個十六歲少年，當年踏著洶湧的海浪，像壯士一般挾劍前行，十二年後，回到故鄉娶妻，再二十四年後，回到故鄉相認首次見面的兒子（阿兄），很難想像這樣的勇氣。

一輩子堅守一份有名無實的婚姻，五十一天的姻緣，俺姆只換得一個兒子。沒有父親照顧的阿兄，照樣優秀，天賦優異的他，學業成績如錐在囊，歌聲嘹亮，是當時戰地勞軍的一把手，民國五十六年曾榮獲全國高中藝術歌曲比賽第三名，這些都是俺姆口中藏不住的驕傲，彌補了丈夫不在身邊的遺憾。

而我來到這個華僑家庭，如同余秋雨《家在閩南》一文所言：「過去在僑鄉，男子很早就出洋闖盪，只留下妻子幼兒，所以有把親戚的孩子過繼來當兒子或侄子的習俗。」，

因此，在我們家，我和阿兄都喊母親叫「俺姆」，喊父親叫「俺叔」，一種親近又疏遠，疏遠又親近的稱呼。

我對俺叔的記憶是模糊的，他第一次回來，我正唸高二，鄰居一位長輩說「父子」第一次見面，必需頭蓋花帔，讓俺叔掀開相認。我扮演新娘被掀起蓋頭來的模樣，有點尷尬，依稀記得那天眼前的俺叔，盯著我微笑，耀眼刺目。

而我對阿嬤的記憶是深刻的，從小跟阿嬤睡一張大鐵床，老化的螺絲無法拴緊床架，每次翻身，都嘎啦作響。我跟阿嬤蓋的棉被，多年未曾翻彈，硬梆梆的，在嚴寒的冬天完全暖和不了身體，只能佝著睡，有時不小心碰觸到阿嬤睡暖的身軀，阿嬤會喝叱一聲「么壽Y」。

如今，一百零二歲的俺姆，仍耳聰目明，每日晨起梳妝，不忘敷粉，是資生堂的忠實支持者，扮演著「後浦街尚水的賣布老闆娘」，廝守美麗，不因歲月而稍離。

如今，「觀音亭」的燈火依然長明不滅，青煙依然繚繞，只是早已不聞和尚的誦經聲與一百零八下的暮鼓晨鐘！

如今，浯江海岸的同安渡頭，再也沒有金星輪可供落番的遊子搭乘。那海上航渡指標的南太武，山影依舊，唯我家的一頁華僑故事，有如海風掀起燕鷗的羽翅，逐漸飛逝在暮雲深處。

評語

在日本佔領金門的時代，許多男性被迫下南洋，而他們的父母妻兒卻留守在故鄉，許多人一別就是一生，因此造成許多破碎的家庭，也帶來無盡的遺憾。這段黑暗歷史的受害者和相關人物的故事，依然流傳在現今的金門。這篇文章的敘述者就是寫自己的祖母與母親，分別因兒子和先生流離到印尼的故事。兩位與最親密家人分離的女性終生守寡，在艱難的歲月裡，克盡職責，守護家庭，也孤單地走完各自無以言盡的悲情人生。她們像風中的兩蕊花，柔弱而堅強，雖處逆境，卻依然綻放生命的芬芳。

作者以寫實手法，從觀音亭說起，也以古廟作結，敘述一則獨特的金門故事，但也觸動普世人們共同的情感，孤單與虔誠、認命與無奈、苦難與韌性，引發共鳴。他的文字細膩，善用比喻，文筆帶著詩意，感情豐沛，讀來如見其人其事。他把兩位婦女陷於僑鄉與金門之間的情感糾結，鮮活呈現在讀者眼前。此外，這篇文章帶著濃烈的金門色彩，作者使用金門人慣用的法語與詞彙來描述人物與情節發展，增添了故事的在地性與臨場感。兩位金門柔弱婦女的堅毅形象，透過作者的妙筆再現，讀來哀戚，令人動容。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2024 第 21 屆 浯 島 文 學 獎 · 得 獎 作 品 輯
| 散 文 創 作 組 |
《雨水豐沛的那年》
《金門紅》
《兩蕊孤單的花》

發行單位／ 金門縣文化局
發行人／ 陳福海
總策劃／ 呂坤和
作者／ 張慧玲 王錦芬 許維民

總編輯／ 陳榮昌
主編／ 李海瑩
編輯／ 陳筱君
編輯委員／ 周祥敏 顧孝偉 蔡其鈞 翁慧玫 胡小玲 楊肅民

地址／ 89350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一段 66 號
電話／ 082-323169
傳真／ 082-320431
網址／ <https://cabkc.kinmen.gov.tw>

印刷／ 群御廣告 04-24222277
初版一刷／ 113 年 11 月
定價／ 新台幣 150 元
ISBN / (平裝)
GPN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